

暮年圆梦

上

我在印尼坤甸读中学时，在当地报馆《黎明报》半工读，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，我有一个“中国梦”，将来当新闻记者或作家，在侨居国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。

1950年夏回国前夕，黎明报社同人为我举行饯别宴会，总编辑张世成在会上代表董事会宣布，如果我考上大学新闻系，黎明报社全部负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用，条件是毕业后回《黎明报》工作。我毫不迟疑地表态，学成后一定回西加里曼丹为《黎明报》效力。会后，社长黄诗虎（我四叔）赠我一支派克钢笔、一瓶墨水 and 一林稿纸。他的良苦用心和殷切期望，不言而喻。回国后，我没有机会上大学，《黎明报》也在1959年被印尼权势集团封闭，我和《黎明报》的约定未能兑现。我的少年“中国梦”难圆。

1950年底，在狂热的抗美援朝浪潮中，我在广州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随后到东北航校服役。8年的军旅生涯，繁琐复杂的行政事务，我的“中国梦”化为泡影。这8年，书虽然读了不少书，但文章一篇也没写。有幸1958年转业时又重返新闻队伍。

黄新聪



但从牡丹江日报到广东广播电台、羊城晚报，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，我一直当国际时事编辑，成年累月忙于处理新华社电讯稿，安排新闻版面、校对，联系作者，组稿；繁琐忙碌的编校工作，使我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写自己想写的文章。我难温少年“中国梦”。

2000年我从工作岗位全退下来，有了属于自己支配的生活空间和时间；“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写自己想写的文章”是我的信念。我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朋友圈小。退休后赋闲在家，深居简出，读书、学电脑、写作成了我的生活三部曲。我古文学功底浅薄，退休后读书的主攻方向是古典书籍，如《古文观止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以及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

等，以弥补自己这方面的缺失。《古文观止》选编了不少传诵千古的名篇，选文篇幅较短，而内容丰富多样，语言精练，是学习古文的范本。唐诗、宋词、元曲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瑰宝，它们

的共同特点是文字优美，语言精练，韵律强，读之朗朗上口，怡然自得，既可陶冶情操，又能从中了解民族传统、习俗、风情。我或反复背诵其中的名篇，或用电脑输入杰作佳句，不时反复阅读、背诵，以强化和巩固学习效果。

我爱读30年代名作家的著作，特别喜欢读梁实秋的散文，他的《雅舍小品》、《雅舍杂文》、《雅舍忆旧》等几部著作，我爱不忍释多次阅读。他的散文极富文趣，文字简洁，看似平淡，但在平凡中见真诚，于小节处显理智，令人遐想不已。我也爱读现代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。他以含蓄、幽默、淡远的艺术风格，从小视角切入，写凡人小事，记乡情民俗，即兴偶感，妮

妮道来，令人读后回味无穷。

由于受到这些文学大师作品的感染和影响，我开始写回忆录，写印尼西加里曼丹的风土人情，写凡人小事、名人趣事逸闻、谈食说趣，写日占时期华人的苦难悲惨生活等。文章写了不少，但国内报纸少有刊用。初始写作纯属自娱自乐，成章后自我品味，孤芳自赏。但写文章总是希望有人看，于是我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，昵称《羊晚赤道人》，将一些文章贴上博客，令我十分惊喜，两周后点击率超过2000人次（到2015年底，点击率已超过100000人次），不少博文受到网友的好评和赞赏，更令我高兴的是印尼几家华文网站和报纸转载《羊晚赤道人》的文章，并希望我能经常给他们撰写文稿。从2008年开始，我为印尼《国际日报》、《千岛日报》、《商报》写过300多篇文章，其中有些文章还“出口转内销”，为国内报刊和网站转载。2011年，印尼一家华文报纸的同仁撰文，称誉我“为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做出积极贡献”。

2007年，我三赴雅加达，同当地校友合作，编纂纪念母校振强学校建校100周年的

特刊《百年振强》。全书分五卷，汇集了20万字的历史资料和纪念文章，400多幅珍贵照片。出版后，深受各方好评，被誉为研究印尼西加里曼丹华社、华校历史和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宝贵资料。

很久以前，我就想写一本反映海外华侨沧桑的书；1995年，我回印尼探亲，重返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坤甸。旧地寻踪，收集到不少当地风情、习俗和坊间传说，打听到一些亲友和老师、同学在9·30事件后的悲惨遭际，更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，我有责任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世人，让后人牢记这段印尼最黑暗、最血腥的历史。但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复杂，我迟迟未动笔，直至2000年后，印尼政局发生了变化，便欣然命笔。历经半年时间，我写了一部反映当地华人沧桑的长篇小说《赤道城故事》，故事重点诉说印尼9·30事件后，苏哈托政权残酷迫害和杀戮华人的暴行，全书15万字，于2004年编入我的第一部文集《逝水留痕》里。《赤道城故事》受到读者、特别是海外读者的好评。一次我收到一位未曾谋面的校友从雅加达发来的电邮，说他到北京